

(台灣) 卧龍生

混沌江湖



云淡风轻，夜半月明，西陵山上一道虹。

奇怪吗？明月之下会有虹？

那当然不是虹，是剑气。

秋月的夜总是淡淡的，秋夜的月也最明亮，便偶尔飘过薄薄的云也遮不住天上溜圆的月光，当然，更掩不去交织在西陵山上的一片光芒。

光芒在闪烁，在流窜，便也传来叮当之声，天爷，敢情有人西陵山上干上了。

喝叱声夹杂着叮当声，腾跃中交叉翻滚，便也偶见血雨飘溅。

仔细看，三个男人围杀一个女子。

再仔细看，唔，三个和尚三把戒刀，彼此呼应猛擒攻，还发出呼哧呼哧喘息声——那女的。

女的一身花衫，云髻已蓬散，有一半秀发半掩面，那支长剑就如同流电也似的发出咻咻声。

这不是在练武，这是玩真的，练武是不会流血的。

搏杀中，忽闻一个苍老声音吼道：“无悔，兜紧这妖女的右后方，招呼下三路。”

便在这声呼吼中，一个中年和尚侧身暴闪，戒刀已指向那女子的右下三路二十一刀削过去。

女子长剑回臂，拔身三丈半旋身，已自那中年和尚的头上掠在三丈外。

只不过她刚落地，前后又被两个和尚紧紧堵上。

“无孔，用本门的‘锁魂手’正面扑上。”

又见一位半百和尚挽了个刀花左手随之疾抓，口中尚且发出“撒手”。

不料女子一声尖笑，一招“云龙摆尾”，长剑差半点未削上和尚的左手掌，她已闪掠在那位面色赤红双目如炬的六旬老和尚右前方。

好一招“刀劈华山”，老和尚逮住机会猛一砍，便闻得女子“哎呀”一声叫。

“当”！女子的长剑被老和尚的戒刀砍落在山峰下，三个和尚立刻将女子围上。

女子并未因长剑失去而逃，她的动作出来了。

她的动作着实令人大吃一惊，使围杀而上的三个和尚也吃一惊，因为这女子在使脱衣绝招。

她的动作十分快，“咻”的一声抖落了外罩的绛罗衫，月光之下，那架势，好像比她的利剑还吓人，三个和尚往后退。

谁见过这种仗阵？至少三个和尚没见过。

六旬老和尚落地便怒叱一声道：“花非花，你少在我这佛门圣地不知羞，快把你的衣裳穿起来。”

那女子咯咯笑道：“别那么假正经，无孔大师，你们三个欺压我一个，我花非花这是穷途末路才出此一招，只不过你们三个心里想什么，我清楚得很。”

无孔大师怒道：“好个泼妇，满口胡说八道。”

花非花却咯咯笑道：“老和尚打坐心里想什么，我花非花心中最清楚。”

持刀在花非花的左后面，无洞大师咬牙，道：“臭贱货，不知廉耻几斤重。”

花非花吃吃笑道：“我贱？我是坦然，你们才是伪君子，天生男女为阴阳配，你们都枉为男儿身，美其名曰出家人，我看你们是违反天意，天下男人都像你们当个出家人，不多久天下的人都绝了后，你们想过没有？”

无孔大师抡动手中戒刀，叱道：“你胡说八道。”

右面的四旬和尚无悔，吼声如雷，道：“掌门师兄，这个女人不但无耻，而且也疯了。”

花非花指着自己俏美的鼻子，道：“我疯了？不错，我是疯了，否则我为什么要去追一个比我年纪小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？”

她在三个和尚惊怒间，冷笑道：“我是不会在乎的。”

无孔大师道：“花非花，你走吧，我们放了你。”

花非花吃吃笑道：“我追的那个年轻人呢？我要带他一起下山。”

无孔大师叱道：“不行，老衲不能眼看着那年轻人被你这妖精糟蹋。”

花非花怒道：“那么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她的脸上一片冷傲之色又道：“你们三个如果动刀，我花非花是不会回手的，我愿意死在你们西陵山上，有一天传扬江湖，你们三个臭和尚奸杀女人，到那时候，西圣佛寺就别在江湖混了，嘻……”

就在无悔大师愤怒地腾空而起，戒刀兜头十七刀罩上花非花的时候，突然见那花非花右手黄衣迎空抡舞如狂风卷云。

她的动作十分曼妙而又诱人，好看极了。

“叮当”之声在半空中发出来，便闻得无悔大师浅叫着：“啊！”

鲜血飘溅着，无悔的巨躯已往地下掉落。

无洞大师与无孔大师已伸手架住无悔，只见无悔满面流血，背上还有一道血印，那件灰色袈裟也破了。

无孔大师愤怒地道：“可恶，原来你的黄衫中暗藏着短刃害人。”

花非花道：“我自卫，我不想死在西陵山。”

无悔受的伤甚重，戒刀也脱了手。

他粗声地对无洞大师道：“杀了她，三师兄，杀了她为江湖除害。”

无洞大师缓缓地站起来，他咬牙对无孔大师道：“大师兄，别抱妇人之仁，她是个女魔呀！”

无孔大师冷厉的眸子迸发出愤怒之色，重重地点点头，道：“她是个女魔，我以为逼退她便收刀，岂料她不但不知羞耻，而且阴谋伤人，看来留她不得。”

他的戒刀平胸，又对无洞大师道：“双龙搏虎。”

只见无洞大师斜身半旋，人已旋到花非花的右后方。

花非花一声厉叱，道：“好啊，西陵武学秘笈的双龙搏虎拿来对付老娘，是吗？来吧！谁怕谁。”

花非花一声枭笑如鸡叫，右手猛然用力前送，便闻得无洞发出闪电也似的一声叫：“唔……啊……”

“嘶……”

无孔大师的戒刀本来招呼在花非花的下三路，但他见无洞受伤，遂又把戒刀反手削，刀锋回杀，便也切过花非花的左膀上。

一声尖叫，花非花七个筋斗往后翻。

好厉声的吼骂，花非花怪叫道：“无孔秃驴你听着，今天你们管我的闲事，这段梁子我们结定了，哼！”

花非花放下狠话回身便往西陵山下奔去。她边奔跑边穿衣，扭呀扭地便也扭下山峰来了。

无孔大师很小心地为无洞大师验看伤处，只见鲜血在冒，他把柳叶飞刀从无洞大师的面颊与脑后缓缓移开，四个血口子已清晰可见。

无孔大师咬牙，道：“这妖女真歹毒，如果叫她得逞，怕是人头也会被她的刀削落。”

无洞大师等于捡回一条命，他哑着声音道：“我饶不了这妖妇。”

无孔大师收起戒刀，伸出双臂便把受重伤的无洞与无悔二人挟在肋下，匆匆奔回西陵山的圣佛寺内。

匆匆奔回圣佛寺内，无孔大师立刻吩咐门下弟子把无洞与无悔二位大师抬入他的禅房中，便在这时候，只见一个壮大和尚指着禅院中的巨钟对无孔大师道：“禀掌门师父，那个年轻施主在钟里面藏着。”

无孔大师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把他放出来吧！”

大和尚奉命行事，大步走到那座八尺高的巨钟一边，双臂运力喝声“起！”

五百斤重的巨钟掀起一个二尺高下的缝，便见一条人影疾身而出，巨钟“当”的一声又关起来，大和尚龇牙咧嘴地冲着那年轻人嘿嘿笑道：“小施主，没有闷坏你吧？”

那年轻人愣然地四下看着，他好像十分奇怪的样子。

他看上去只不过十六七，也许十七八岁的年纪，长了一双大眼睛，眨动起来像女人，那个鼻子细又直，脸蛋好像红透了的苹果似的，那张嘴巴微微动，便也露出满口又细又小的银牙来。

如果把这年轻人稍稍加以打扮，敢情比个漂亮的女人还漂亮。

那一身浅蓝缎面长衫，清又亮的紫色裤子，模样儿宛似潘安重生一样。

年轻人对着大和尚看几眼，他指指巨钟，问道：“是你把我藏进去的？”

大和尚咧嘴一笑，道：“救你的命呀！”

年轻人眨动一双动人的眼睛，道：“救我的命？”

这话一出，使大和尚也怔住了。

大和尚看向一旁，道：“是我们掌门把你救回来的，怎么，你不知道？”

年轻人整整衣衫又抱抱拳，道：“真是感谢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是救了我，但等在下救回一个人后，一定前来当面谢。”

他说完就往前殿走，大和尚立刻上前扯住他的衣裳，道：“喂，小施主，你就这样走了吗？”

年轻人愣然道：“要我怎样走？”

大和尚指着禅房，道：“我两个师叔为你受了伤，你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为我受了伤，那个婆娘伤的？”

大和尚道：“你至少该进去通个名儿报个姓，表现一些礼貌吧！”

年轻人稍作思忖，遂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我进去当面向你师父致谢。”

年轻人大步奔进禅房，只见一边的大床上分别躺了两个受伤的人——无洞与无悔二人正在疗治刀伤，两个人龇牙咧嘴的直哼哼。

无孔大师见年轻人走进禅房，他对三个正在包扎的和

尚点点头，便迎向年轻人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醒过来了！”

年轻人恭敬地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大师援手。”

无孔大师仔细看这年轻人，心中震了一下，觉得这年轻人人生了一副桃花面，风流眼，别说女人见了心动，便是男人也会多看他几眼。

他指了一张椅子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是怎么中了那女人的手段，老衲是从那妖女手中把你救来此地，却也与妖女一场搏杀。”

年轻人再施一礼，道：“大师，夜深了，在下不想在贵寺多所打搅，在下这就告辞了。”

无孔大师怔了一下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尚未告诉老衲，你是怎么中了那妖女的手段，这就要走了？”

年轻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叫石坚，我是自己不小心才中了那女人迷药，以后我自会小心。”

他又向无孔大师一抱拳，道：“再一次谢大师援手！”

无孔大师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不等天亮就走？”

石坚道：“实有要事待办，不敢久留。”

说罢便往禅房外走去，无孔大师已从石坚那焦急的脸上看出来，便也不再强留。

无孔大师对门口的健壮和尚吩咐：“良仁，护送石施主一程。”

石坚忙拦住，道：“不敢劳驾，我自会下山。”

良仁大和尚咧嘴一笑，道：“甭客气，我送你。”

石坚并不坚持，只不过二人一出了西圣佛寺的大门，忽

见石坚拔腿疾走，眨眼之间十几丈远，良仁惊讶地一瞪眼，道：“等等我呀，小施主。”

良仁拔腿就追，却是越追二人相差的距离越远，不过一盏茶工夫，早已不见石坚的人影。

良仁大和尚看看追赶不上，便愣然地抬头看看落月，道：“这小子比个兔子还跑得快，嘿，却被人家整得不醒人事，你说奇怪不奇怪。”

良仁咕哝着折返西圣佛寺了。

石坚一路奔下西陵山，回头只瞥了一下，便现出微微一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几个和尚真多事，差一点坏了我石坚的大事。”

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

从石坚的表情上看，他似乎对于被救并不高兴，难道他喜欢被人迷昏？

就在石坚奔到一座大庄院前面的竹林边，忽见一条人影掠过来。

“谁？”

“坚弟吗？”

“唔，是大哥！”

那团黑影已拦住石坚去路，灰蒙之中，只见那人也是一副清秀面孔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只不过那张嘴巴稍厚却也显得一副老实忠厚样子。

“发觉不见你的人，到处找你。”

“大哥，别为我担心，我很好。”

“一天一夜不见你，我能不担心？”

那人深深叹口气，又道：“妹子突然失踪，为兄正在发愁，你又不告而别，也不为我想想。”

石坚伸手按在他大哥肩上，道：“哥，我正是为了阿秀的事才暂时离开的，阿秀突然失踪，这件事已经半个多月了，江湖浩瀚，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她？”

那人叹口气，道：“慢慢来，不能急呀，兄弟。”

冷哼一声，石坚道：“雁荡山石龙堡我们怎么回去向老奶奶交待？”

那人在摇头，好像坐困愁城的样子。

石坚又道：“哥，我想过了，我们只有用非常手段，也许有希望找到阿秀。”

那人猛抬头，道：“什么非常手段？阿坚，你可不能胡乱来呀！”

冷声连声，石坚道：“哥，也许我快找对门路了。”

那人——就是石坚的亲兄石磊，闻得石坚的话，突然伸手抓紧石坚的双臂，道：“什么门路？你快说。”

石坚摇摇头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本来找对门路，却不料中途被一位老和尚插手管是非，弄得倒把正主儿打跑了，老和尚出自一片善意，我又不能责怪他们多事，更何况——”

石磊急问：“你快说。”

石坚道：“何况又有两个老和尚受了伤，我更不好意思责怪他们了。”

石磊道：“坚弟，你如今怎么打算？”

石坚苦兮兮地一笑，道：“无他，重新来过。”

石磊道：“坚弟，可要我帮助你？”

石坚急忙摇摇手道：“不，不，这件事不能有第二人插手，更何况还未曾确定是否就是我要找的人。”

石磊露出一副关怀备至的样子，道：“坚弟，如今妹子阿秀失踪，你可不能再有差错，那便令我无法再回雁荡山石龙堡了。”

石坚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哥，尽放宽心，你回客栈等着我，多则三天，少则一天半，也许我就会把妹子阿秀的行踪查出来了！”

重重地点点头，石磊道：“也好，我回‘大湖客栈’等候你的消息。”

他刚欲回身，忽又转过身来切切地叮嘱：“坚弟，如果发觉什么不对，或者对方厉害，千万别强出头，一定回客栈告知我，我不能再把你也失掉。”

石坚拍拍老哥的肩膀笑笑道：“哥，我也不是大傻瓜，放眼江湖，想吃定我石坚的人还不多，想同咱们石龙堡的人作对的更是不多，你放宽心吧。”

石家兄弟只简单几句话，便又匆匆地分手了。

石坚目送石磊奔向白杨镇方向，面上露出个愉快的笑容，自语道：“那个女人会不会又往这个方向来了？”

他抬头看向庄门，只见这座庄内一片沉寂，石坚又看看

天色，只见东方鱼肚，林鸟出巢，便举步往庄门走去。

他发觉庄后有一股灰烟升起，旋踵间，有个庄丁从左面马厩中牵出一匹马来。

那庄丁把马拴在庄前一个马桩上，又把马鞍拉出来，却发现石坚往这边走来。

庄丁站在那儿吃惊地道：“嗨，你找谁？”

石坚抱拳，道：“老兄，在下走了一夜山路，想在贵庄打搅一顿……”

庄丁上下看了石坚一眼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像是踩门槛伸手讨饭的嘛！”

石坚哈哈笑道：“我像吗？”

那庄丁白了石坚一眼，道：“朋友，你一边稍等，等我侍候一位贵客上了马，我再为你拿些吃的出来。”

石坚心中实在愤怒，却也强忍住心头恨，点点头，道：“有劳大驾了。”

只见庄丁匆忙地套好马鞍，更把一袋吃的东西挂在鞍上，他竟然不看附近的石坚。

石坚低头看看自己一身穿戴——石龙堡的二少堡主，当然不会寒酸。

石坚也想着，自己被人迷昏，少不了一番折腾，可也绝不是什么可怜的流浪汉，为什么这个下人竟然看不起自己？

想了一阵子，石坚终于想通了。

有道是“落魄的凤凰不如鸡”，他大概如今就像鸡了。

石坚正感困惑，忽然庄内传出一阵哈哈大笑声，声音中夹杂着女人的笑。

石坚抬头看向庄门内，果见一路走出四个人来。

三男一女，那女的走在前面，三个男的紧跟着，那模样儿就好像三星拱月。

有个五旬左右男子，他的身后是两个年轻人，年轻人长得一副精明样，白净净的细身段，脸上尽是俏笑。

那女的——石坚的心头猛一紧，这个女人又出现了。

四个人刚在庄门口站定，那女的已发现石坚站在附近，她先是双目一亮，立刻急步走向石坚，那个高兴的样子，就好像忽然在地上捡了个大元宝似的。

“哟，好兄弟呀！姐姐找得你好辛苦呀，你总算又回来了，都是那个大和尚。”

石坚也笑笑，道：“姐姐，我知道大和尚误会了，我只不过多喝了酒醉了，睡着了，大和尚把我救到他们寺里去，其实，哈！”

石坚打着哈哈，他自动替女的解释。

那女人——敢情正是花非花。

她伸手拉拉石坚的手，笑得真像她是石坚亲老姐似的，道：“你真有良心，唉，你知道姐姐为你可吃了那三个和尚不少亏。”

石坚道：“都是我不好。”

花非花指着身后红面大汉，道：“坚弟，你来见见于庄主，于世英于庄主乃是姐姐的好友。”

石坚冲着于庄主一抱拳，那红面大汉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少侠贵姓啊？”

石坚道：“在下姓石。”

红面大汉一声淡笑，道：“好名字，坚硬如石，好，好，石少侠一定没吃过饭吧，请进庄内如何？”

这时，那庄丁才发现自己刚才有多蠢，立刻笑迎向石坚，道：“石少爷，我们庄主最好结交天下英雄，你请进去，吃的喝的随意叫。”

石坚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老兄还把我当成落难的叫花子上门了吧！”

他此言一出，打横转出那年轻人，他走向庄丁，伸手就是个大巴掌，叱道：“于家庄的朋友都被你们这些下人得罪光了。”

那庄丁苦兮兮地低下头，花非花已拉住石坚，道：“坚弟，上马吧，我俩一马双鞍回家去，你在马上吃东西。”

于庄主上前笑道：“花坛主，何必一马双鞍，再叫他们备一匹马也不会怎样吧！”

花非花一笑，道：“路程不远，我还得尽早赶回去，我俩已经等不及了。”

她不等于世英再说什么，当先把石坚托在马背上，她便也纵身落在石坚身后，伸出双臂搂住石坚。

石坚不说话，催马便往大道上驰去。

花非花却已在石坚的耳旁，道：“你再也走不了啦！”

引得石坚唔唔笑道：“昨日我喝醉了，是吗？”

花非花吃吃笑道：“醉得人事不知。”

石坚道：“醒来却在一座巨大的铜钟里面，差一点把我闷死。”

花非花愤怒地道：“他们若是把你闷死，我会一把火烧了西圣佛寺。”

石坚道：“原来是西圣佛寺大和尚多事，真气人。”

一马双鞍，驮着两个心花怒放的人，一连穿过七个大山道，突然一个急转弯。

石坚双目一亮，只见一片天蓝色的大湖，湖岸边一片大宅子，果然青山绿水好地方。

石坚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花姐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花非花吃吃笑道：“这个地方呀，唯有福的人才能来到这里。”

石坚突然回过头来道：“花姐，我明白了。”

花非花吃吃笑道：“你明白什么呀？”

石坚道：“花姐本来就打算把我带来此地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花非花道：“西陵山上的老和尚可恶！”

石坚道：“所以我立刻又追来了，我只想身卧此地，谁愿意留在和尚寺里，多无聊。”

花非花十分满意石坚的话，她抱得石坚几乎喘不过气来了。

只不过石坚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件事，那就是他失踪的

妹子石秀。

石秀本来跟着两个哥哥石磊与石坚，三个人从雁荡山的石龙堡出发是往京里去的，不料客栈中石秀突然不见了，兄弟二人急坏了，便立刻分头去寻找。

雁荡山石龙堡在江湖上也算是一方霸字号的，谁敢动上他们的脑筋？

然而还真有动他们石龙堡的人，那便是江湖上这两年新崛起的一个秘密组织——莲花派。

花非花真胆大，一马到了那大片宅子的楼门前面，就在这时候，大门后面转出两个大脚女人，两个女人的面上横肉打颤，迎到马前施礼道：“原来是左护法回总舵来了，掌门圣主正思念着呢！”

花非花笑对石坚，道：“总算回来了，下马吧！”

石坚抬头看，只见大门正中央门楣上镶着一个金色大八角盘，上面镶着一朵人头那么大一顆白莲花。

他心中猛一怔，难道这儿是白莲教总舵？

其实他不是不知道，这里当然不是白莲教总舵，这里是白莲派，白莲派掌门人乃是江湖有名的女魔头“莲花圣母”黄亦红。

传言黄亦红乃出身西域，也有人说她乃喇嘛养大的一个弃婴，自小练就一套“莲花拘魂爪”，之后便暗中潜来中原，只不过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一桩了。